

论哈代艺术世界的构成

任良耀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通过对哈代生平和创作实践的考察,初步探索他的艺术世界形成和创造的过程,“保留相同背景法”是他的系列小说最基本的文本结构,他的这一文本结构在真实再现客观世界时所发挥的作用,使他的作品达到了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艺术世界;形成;结构;作用;启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6-0090-06

在世界文学的星空,哈代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在英国文学的发展史上,他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因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压轴戏就是由这位艺术大师来完成的。他虽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但他却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其后又是如何创造的,采用了什么样的文本结构,这一文本结构在他的艺术世界里起着怎样的作用,从中又能得到怎样的启示,这些都是后世探索的对象。

在考察哈代的艺术世界之前,要澄清一下独特的艺术世界这一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说,人人都在创造。艺术家比之常人就在于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创造意识,而艺术大师比之普通的艺术家则在于他们能将这种创造意识发挥到极致,并创造出自己的世界。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雷·韦勒克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这部文艺专著中阐述了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特别是在阐述小说和生活之间的联系时曾作了这样的判断:“如果一个小说家所提供的仅是一件档案,一个人物或事件,还够不上是一个世界。”他继而断言:“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其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

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有时,它是一个可以从地球的某区域中指划出来的世界,如特罗洛普笔下的州县教堂城镇,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等。”^{[1]228}这段论述是十分精辟的。它不仅以是否拥有自己的世界划分了伟大小说家与一般小说家的区别,也不仅仅道出了艺术家自己的世界的来源——生活及与经验世界的重合,更重要的是道出了自己的世界的本质特征,即它高于生活,是一个不同于经验世界的独特世界,是一个自我连贯的可理解的系统,是一个可以从地球的某区域指划出来的世界。真正的艺术大师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基于生活,又不囿于生活。它不是经验世界的生吞活剥,原封照搬;也不是主观世界的随意幻想,凭空臆造。它是对生活的历练与品味;对生活的感悟与采撷;对生活的升华与超越。这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完美交合,是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交叉碰撞而产生的火花,是主体心灵与经验世界融会贯通而激发的创造。哈代让人们看到了这种宏大壮美的交合:汹涌的主体意识飞流直下,与自己聚散生息、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碰撞交融。于是电闪雷鸣、鬼斧神工,演化出一个不同凡响的特定区域,创造出一个独立不羁的神奇王国,从而构成了人

收稿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任良耀(1956-),安徽枞阳人,黄山学院外语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们所指的独特艺术世界。

要创造自己的独特世界,这不是一般的艺术举创,而是一项复杂的自我连贯的庞大系统工程。这不仅要求艺术家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技巧,更要具备宏观的系统驾驭能力。在建造独特艺术世界的起始阶段,最当务之急或至为关键的,是这个世界的整体框架结构的设计。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可以欣慰地看到,哈代不愧为人类艺术工程的建筑大师。在经历了短暂的探索之后,他迅速地完成了自己艺术工程的蓝图设计,并以其超凡的艺术胆略和坚韧不拔的恒心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自己构想的蓝图付诸实施,最终将一座雄伟瑰丽、灿烂夺目的艺术宫殿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19世纪下半叶,哈代向世人呈现的是他的“威塞克斯”古老王国。在人类艺术史上,这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充满诗情画意和丰富想象力的辉煌艺术宫殿,是这位大师精心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

一、童年孕育的雏形世界

韦勒克说得好:“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1]他还进一步认为:“传记可以有助于揭示诗歌实际产生过程……传记为系统地研究诗人的心理和诗的创作过程提供了材料。”^[2]毋庸置疑,他的这一看法是具有充分依据和很强说服力的。所谓“知人论事”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要真正弄清哈代艺术世界的起源,就不妨上溯到这位大师的童年世界去作一番考察。可以确信,这样的考察将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法否认,“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关系。诗人的作品可以是一种面具,一种戏剧化的表现,而且,这往往是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的生活传统的戏剧化表现。”^[3]既然作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作家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传统的外在显现形式或戏剧化表现,也就理应深入到他们的经验世界或生活的传统中去。童年的经历是一个人的经验世界的最初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最刻骨铭心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文化养成、生活背景,甚至品性定位、道路选择。对于一些艺术大师而言,他们的童年世界往往既是他们人生艺术启蒙的起点,又是他们人生艺术追求的终点。他们日后的创造往往是从童年的世界里孕育、萌发,然后又在这里找到归宿的。在这一点上,哈代也没有例外,而且表现出惊人的符合度。

哈代于1840年出生在英格兰多塞特郡多切斯特

镇的博克汉普顿村。哈代童年时,家境并不好。父亲老托马斯·哈代是个石匠,其收入勉强够维持一个七口之家。尽管如此,他们的家庭生活却很和谐,老祖母经常坐在壁炉前给孩子们讲过去的各种传说故事,母亲是个性格刚毅的女人,立意要把哈代培养成材。因此,她从小就让哈代读书写字,特别注意对他的教育,在他上学不久就让他阅读17世纪英国诗人德莱顿翻译的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集,鼓励他研习古典文学。父亲个性爽朗,喜爱传统的民间音乐和舞蹈,拉得一手好琴,经常带哈代走门串户,去为教堂唱诗班或家庭舞会伴奏。作为长子的哈代,同下面的弟妹们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比他小1岁的妹妹玛丽,毕生都是他的知心人。哈代小时候尽管身体瘦弱,没上过几年学,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喜爱民间诗歌和历史小说。将近16岁时,他在众多亲友们的眼中已俨然是个大“秀才”。一个未满16岁且没读几年书的少年,被公认为乡村“秀才”,靠的是什么呢,这只能归结于他的天资聪颖,他的勤奋好学,家人的谆谆教诲,特别是他本人对乡村生活的感悟。这样就清楚地看到,家庭环境和乡村生活对哈代的成长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乡村的自然景色、风俗人情、传说轶闻、民间故事、农民的乡音土语、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性格、情感、爱憎好恶都早已在他那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当然,对童年的哈代影响最大、最深的要数他的祖母玛丽·赫德和母亲杰迈玛·汉德。他们都在弥漫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的穷乡僻壤长大,在经历了自身的生活悲剧之后,很自然地用宿命论对哈代解释她们的所见所闻。无怪乎哈代在30岁出头时就在日记里写道“母亲的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哈代一直到晚年都对家庭和故乡怀有特殊的感情,除少数年份在伦敦闯荡外,一生都定居在故乡,直至去世。童年的世界是那样的温馨,以至于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在伦敦闯荡的岁月里,当他发觉世界变得难以理解,感到思想上极为苦闷而处于极度困境之中时,他自然而然地转向故乡,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对世界的解释。于是他的开篇之作《计出无奈》讲述的就是发生在多切斯特西北一带乡村的故事,这既是哈代生长和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后来推出的“威塞克斯”地区的中心,自从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门槛之作《远离尘嚣》正式推出威塞克斯之后,他便竭力保留和充分运用威塞克斯这一舞台背景。威塞克斯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地理名称,位于英格兰的西南部,也就是哈代的故乡多塞特郡及邻近地区。哈代作品中的主要背景都取之于这个范围,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传说轶闻,人物原型也大多取材于家乡的亲友和乡民,他作品中显示

出的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也出自幼年所受的熏陶,这些都是他自觉刻意描写的所在,是他一往情深、终生眷恋的故乡和艺术世界。哈代所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威塞克斯这一偏僻边远的小天地里的故事,一幕幕发生在他的故乡多塞特郡的人间悲剧。这些事实说明哈代所创造的那个艺术世界威塞克斯早已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一个隐约可见的雏形,只不过是随着年龄、阅历和艺术功力的增长才以适当的形式将它表现出来,给他的童年世界——多塞特郡安上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世界名称——威塞克斯而已。这同时也说明,童年孕育的世界在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深处是根深蒂固的,其影响是久远而巨大的。如果说罗伯特·彭斯的心在高原,那么托马斯·哈代的心便始终在他的故乡——多塞特郡。他生前曾立下遗嘱,死后要埋葬在故乡,由于他名声太大,社会贤达们坚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了葬礼,但教堂牧师强调,哈代的心应该回到故乡,永远地安息在威塞克斯的土地里。这说明了他的同代人对他的真切理解,他生于斯,长于斯,创造于斯,逝世于斯,这是他魂牵梦萦的所在,是他童年世界的起点,是他艺术世界的原型,更是他人生与艺术的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哈代一生所为画了一个完满的圆。

从以上对哈代这位艺术大师的童年世界所作的粗略探索中,不难发现,这位艺术大师的童年生活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他生活在偏僻边远的乡村小镇,他是家庭的长子,义不容辞地承担着向世人讲述家族历史的重任;他有一位重视启蒙教育的母亲,而且还有老一辈的祖母向他喋喋不休地重复昨天的故事。正是这样的乡镇背景,这样的家庭文化养成,这样的家族重任,这样的祖父母辈的叙述,对他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将他潜移默化地引向了文学的漫漫征途,并在他丰富而敏感的幼小心灵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雏形。这个世界虽模糊,却依稀可辨;虽朦胧,却初具轮廓;虽不完美,却有棱有角;虽喷薄欲出,却尚待时日。不过这个时日无需等待太久就会来到,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位大师开始自己文学创作生涯不久,他便很快向世人推出了他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威塞克斯,而且其形象是那樣的充实丰满,鲜明生动。这使人们突然意识到从他的故乡多塞特到威塞克斯,其距离竟是近在咫尺,从他的童年世界到他的艺术世界其距离也仅是一步之遥。这一事实也充分验证了一个论点:威塞克斯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实则是这位艺术大师在童年就孕育的雏形世界。如果没有他童年生活过的乡村小镇作为他艺术世界的背景原型,如果没有充满母爱与智慧的启蒙教育,如果没有祖母辈

的反复叙述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没有他童年时代耳濡目染的种种经历,并将其烂熟于心,他是否能创造出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就会打上一个问号。退一步说,即便能创造出自己的世界,那也将会大相径庭,至少无法创造出像威塞克斯这样独具魅力的神奇艺术世界。这一事实还同时表明了艺术家成长道路的某种规律,即童年世界对艺术家影响是刻骨铭心、巨大而深远的,而且极为可能成为他们艺术人生的必然归宿。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哈代的艺术世界早在童年就孕育出了一个雏形,但要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世界,则仍需加工打磨,乃至创新。

二、精心选择的狭隘世界

美国学者约翰·拉比兹在他的最新专著《从哈代到福克纳——从威塞克斯到约克纳帕塔法》的前言里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哈代与福克纳“有两个共同的因素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创造了虚构的边远地区的微观宇宙,正是在这微观宇宙中,他们得以审视那些既具地方色彩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人类两难窘境……”^[13]拉比兹确实看准了他们显著的共同点,并做出了正确的评价。在以往传统的评论中,批评家们都普遍注意到了哈代的乡土特色。所谓乡土特色,主要是指作品所表现的环境背景、风俗人情和人物语言等具有地区性的独特色彩。在这一点上,哈代确实容易给人留下乡土作家的印象。因为哈代的所有小说,几乎无一不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据此,人们往往认为哈代的视野过于狭窄。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种乡土特色恰恰是哈代有意而为之的。正是这一有意为之,方显示出哈代营建构造自己艺术世界的独特匠心。对于这一点,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廉·詹姆斯·道森是颇具眼力的。他在把哈代与英国诗人克拉卜做过一番比较后认为:“他(指哈代)是具有克拉卜式的相对狭隘的视野,甚至其狭隘的程度亦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在克拉卜那方面,这种狭隘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哈代来说,这种狭隘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有意为之的。克拉卜生活在一个出于必然的狭隘世界里,哈代却生活在一个出于自己选择的狭隘世界里。对此,哈代是完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因为正是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在这社会最底层的芸芸众生之中,他找到了人类戏剧的重大题材,并且拓展了所有这些题材的悲剧规模。”^[14]是的,道森说的不错,哈代是生活在一个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选择的狭隘世界里。哈代是一个从事过许多年建筑行当的设计绘图员。在文学艺术领域,哈代也同样发挥了自己早年的职业特长,他

懂得如何去营造自己的艺术宫殿,一如他设计建筑普通的高楼大厦。他选择了威塞克斯这片广袤而古老的大地,并以那莽莽荒原作为他即将导演的一幕幕撼天动地的严肃悲剧的背景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精心杰作。那是在50年后,哈代还清楚地记得1871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发表时的心情,他觉着他永远也忘不了拿到第一本《计出无奈》时那股冲击着他全身的激流,毕竟这是他的步入文坛之作。虽说这部小说未获得评论界的过多好评,但评论家们也指出他书中农村场面的描写和西南部地区方言的运用还是可取的。其实这正是哈代在小说中刻意用心之所在。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哈代在这部作品中虽未启用他后来作品中常见的“威塞克斯”这一历史地理名称,但小说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理背景是多切斯特西北一带的乡村,这是哈代生长和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地区的中心。他第一部小说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哈代不指名地首次向世人推出了他创造的那个艺术世界“威塞克斯”。由于舆论界对这方面的好评,哈代深受鼓舞,他又立即着手写了一部完全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并同样不指名地对他心中的世界作了进一步的地理延伸和富有诗意的描述,这就是于次年发表的《绿荫下》。幸运的是哈代受到当时的文坛巨匠莱斯利·斯蒂芬的关注,并得到他的青睐和约稿。于是哈代毫不迟疑地答应要写一部关于牧人生活的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后来使哈代在文坛上站稳脚跟的《远离尘嚣》。该书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实际上是哈代的门槛之作,因为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哈代首次启用了“威塞克斯”这一古老的历史地理名称,这无疑标志着哈代精心构建的独特艺术世界的正式诞生。虽然这个世界还只是一个初胚,不够尽善尽美,但从那时起,哈代便毫不含糊地沿着自己既定的目标,根据自己设计的蓝本不断地为它增砖添瓦,并最终在他不得已放弃小说创作而转向诗歌写作的1895年完成了“威塞克斯”这一艺术工程的建造。此时的“威塞克斯”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地理概念,而是作为一座宏伟的艺术宫殿,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完整而清晰地耸立在世人面前。不过哈代对他创造的艺术世界是那样情有独钟,以至于在1898年底他的第一本诗集问世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将它命名为《威塞克斯诗集》。到1912年他的作品结成全集的时候,他甚至统称他的作品为威塞克斯小说与诗歌,并明确界定了这一地区所属的范围:北起泰晤士河,南止英吉利海峡,东以海灵岛至温荷一线为界,西以科尼什海岸为边。威塞克斯这一历史名称起源于英国的七国时代,该时代始于5世纪,止于9世纪。公元449年,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人开始侵入不列颠,征服了土著,占领了各

地,建立了7个王国,威塞克斯即为其中之一。这一地区处于英格兰的西南部,分为上、中、下、北、南、侧、外7个部分。哈代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和40余篇中短篇小说,他曾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三类,即性格与环境小说、罗曼史和幻想作品,以及精于结构的小说。其实他的作品又有哪一类不是精于结构的呢。应该说,他的全部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甚至在气质神韵上都是精于结构的,都从属或服从于一个更为宏大的整体结构系统,这个结构系统就是他笔下的“威塞克斯”王国。因为他所有作品中的主要背景都取之于这个范围,只有少数作品牵涉到外地场景,但那都只是作者用作陪衬的背景而已。哈代真正自觉刻意描写的始终是“威塞克斯”地区那连绵起伏的牧场农田、崎岖险峻的海岸港湾、古老幽深的园圃庭院、零星散居的村落人群、纯真直率的乡音土语、浓厚古朴的风俗人情、郁苍凄迷的山丘荒原,这就是他一往情深、终身眷恋的艺术世界。哈代所要讲述的正是一个个发生在“威塞克斯”这一偏僻边远的小天地里的故事,一幕幕发生在“威塞克斯”这一特定舞台上的悲天悯人的戏剧。在他的笔下,故事可以不同,角色可以转换,时间可以跨越,唯一不变的是地点,是那万古如斯的“威塞克斯”背景。哈代正是通过这一背景的不断重复,不断刺激,一步步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以致于他的读者可以淡忘他诉说故事内容和情节,却无法忘怀那片天苍苍、野茫茫的古老大地,那亘古不变的独特地域——威塞克斯。当读者细细回味,恍然醒悟之时,他们才发现,哈代那表面杂乱无章、单独成篇的故事正是通过“威塞克斯”这一背景连成一串,形成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的。应该说,哈代的这种结构艺术是真正独辟蹊径的,他既不像他的前辈巴尔扎克,也不像他的后辈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运用了“人物再现法”,从而使各自的作品成为一个自我连贯的系统。诚如道森所说,哈代“通过保留相同的背景,更加巧妙地获得了同样连续性的效果。这是一个大胆的试验,它也许很容易造成一种近似于雷同的感觉,然而哈代处理的技巧是如此高超,以致那些近似于雷同的背景反倒成了新的吸引力的保证。”^[126]道森的这一发现是高明的,其评价也是精当的。因此这种特殊的宏伟构思布局,这种没有任何外在附加因素的单一保留相同背景的方法,应当永远被看作是哈代最富独创性的艺术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哈代的文本结构艺术之精华。哈代的这种单一“保留相同背景法”的文本结构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这就要从他作品反映的内容方面进行考察。

三、真实再现的客观世界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结构形式固然重要,但与内容相比,也只能退居其次。说到底,一定的形式总是为特定的内容服务的。作品的形式好比是一层外包装,抽掉其中的内容,包装的形式再好,也只能是徒具空壳而已。最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而令人欣慰的是,哈代的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达到了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哈代作品的背景虽然都集中聚焦在那片特定的区域——威塞克斯,这是他保留相同背景法的文本结构使然,但他作品反映的内容却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典型性,并不受时空的局限。或者说,正是由于哈代采用了保留相同背景的文本结构的方法,他的作品才真实地再现了他所处的客观世界,形象地描绘了他所熟悉的世家人物的命运,准确地揭示了自己所处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简言之,哈代的作品整体上向人们演绎的是一幕英国农村宗法社会解体崩溃的悲剧。

哈代是一位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交界线上的忧郁的巨人。作为新旧时代交替全过程的亲身经历者,他一方面目睹了他所钟爱向往的那种明朗恬静的田园生活的最后消失,并对此表现出无限的悲伤和眷恋;但另一方面,他又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冷峻而客观地记录了小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生活阴森惨淡的解体过程。这就是说,在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他服从了理智。他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艺术视野凝聚在他创造的“威塞克斯”这一边远地区,在情节的发展上则不受年代的局限,体现了整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从而生动地再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下,这个保持着古老秩序的宗法社会怎样从稳定到动乱,从繁荣到衰亡的全过程,反映了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巨大社会变动,真实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理想和追求,痛苦和灾难,展示了人民生活的全景图,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英国宗法制农村社会解体的悲剧性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称赞哈代是“英国乡村一位重要、有趣、坚定、刚强的观察家”,“是一位描述各国屡次发生过的,稳定的私有者阶层衰落现象的优秀编年史家,从而也就是描述普遍的重要历史现象的艺术家。”^{[14]465-468}

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整体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悲剧系统。不过在这个系统中,哈代是一步步向人们展示悲剧的高潮的。这与哈代对悲剧的理解和认识过程不无关系。他的早期作品《绿荫下》和《远离尘嚣》虽然主调是明朗恬静的乡村田园生活,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向往

与眷恋,但在《绿荫下》那欢快的生活节奏中,分明感受到对旧有传统的热爱与对新的理想的追求,在新一代人心中发生冲突所引起的震荡,分明看到了以梅尔斯洛克音乐为代表的老一辈威塞克斯人的守旧态度,对新事物的敌视心理以及其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趋势。在《远离尘嚣》中,作者更是首次透露出悲剧的情调。哈代塑造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博尔德伍德,想以此表明命运是怎样摧残理应有幸福生活的人们的。在他的中期作品《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虽然进一步描写了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但在《还乡》中他已明显展示出外部的文明世界对这古老残存的封闭社会的冲击和诱惑,是造就一代新人悲剧的时代社会因素。在《卡斯特桥市长》里,作者也深刻地揭示出真正造成主人公亨察尔悲剧的是资本主义渗入到英国乡镇时所带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是这个怪物迅速地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无情地踩倒了宗法社会所设置的一切关碍。随着哈代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的深入,他的悲剧观念也趋向成熟。他认为悲剧的基础在于“一个想过的理想生活和他命中注定要过的悲惨生活之间的对立。”^[15]他还认为:“悲剧既可因为反对宇宙内万物的环境而发生,也可以因为反对人类制度的环境而发生。”^[16]可以看出,哈代实际上已开始力图从客观环境和社会政治制度两方面去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正是以这样的悲剧观为基础,他晚期的两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才达到了严肃悲剧的更高境界。从苔丝和裘德身上,哈代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占领过程中,威塞克斯农民的悲剧性命运是如何形成的,特别是他们丧失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并向无产者转化的过程。哈代虽然将他的作品故事发生的地点始终限制在一片特定的英国农村地区——威塞克斯地区,但在情节的发展上却放开了年代的框子,几乎涵盖了整个19世纪,从而反映了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巨大社会变动,展示了人民生活的广阔全景和受难图,让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威塞克斯农民上演的一幕幕丧失家园、走投无路的历史性悲剧和英国乡村宗法社会崩溃解体的悲剧性历史。也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哈代“保留相同背景法”的文本结构的无比威力和巨大作用,聚焦于威塞克斯这一个点,哈代可以充分调动他经验世界的全部经历和记忆,充分运用他所熟知的人物事件、民俗典故、风土人情、景物风貌和方言土语。他既可以高屋建瓴地俯瞰整个区域的方方面面,又可就其一点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进而从容不迫地展开富有诗意的历史性叙述,这就确保了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的完整性、深刻性、民族性、典型性和历史延续性,从而使他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

具备了民族史诗的性质。虽然也有人对他的这一文本结构发出质疑,认为他的视野过于狭窄,地方色彩太浓,但哈代对自己的这一文本结构却充满自信,他曾这样回答了人们的质疑:“在威塞克斯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宫王室,普通家庭感情的兴奋搏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虽然表面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都带有地方色彩,而实际上却四海皆然。”哈代的这段话以及他的创作实践都是雄辩而具有说服力的。

通过以上的考察,不难看出:威塞克斯确实是哈代精心构建的独特艺术世界,它虽然只是这位大师在地球的某个区域中指划出来的一个小小的点,却独自构成了独立的微观小宇宙,并照样反映了他自己的时代和民族的命运。从这个艺术世界的创造过程看,哈代十分注重他自己作品的相互关联和整体结构,他刻意运用了单一的“保留相同背景法”,使自己的作品形成系列,连为一体,经纬纵横,血脉贯通,从而构成一个自我连贯的不可分割的系统。哈代在创造自己独特艺术世界的过程中,从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中找到了自己经验世界的恰当背景原型,以此为依托,他在构建营造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的过程中,对他自己众多的作品进行了精心周密的谋篇布局和整体规划,以“保留相同背景法”的系列小说模式作为自己最基本的文本结构,并在结构方法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从而使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构成了文学作品外在形式上的最直观的结构体系,并最终成为宏伟壮丽的庞大艺术工程。因此,要想真正创造自己的世界,作家就应有大手笔、大气魄和宏观系统的驾驭能力,不仅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要有一个构思布局,而且对自己的全部作品也得有个结构上的整体规划,并辅之以方法上的创新。

哈代创造的世界虽小,但他却能在自己创造的这

片小小的天地里纵横驰骋,游刃有余,丝毫不受时空的局限。他以自己创造的微观的艺术世界反映宏观的现实世界,以自己特定区域的世家人物命运反映自己民族的命运,他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出发,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进程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反思,真实地再现了自己民族历史上新旧时代交替的社会变迁过程,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自己时代和民族的优秀编年史、大事记和宝鉴录,具备了民族史诗的性质和规模。尽管他对自己划定的某一特定的狭小区域乐此不疲,却并不妨碍他们凭借自己的小世界而堂堂正正地走向大世界。这一事实也再次验证了“滴水亦能折射太阳的光辉”这样一个小中见大的朴素道理。同时也说明,诗人歌德于19世纪初预言的那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并不排斥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学,因为文学艺术总是以其特有的色彩加入世界文化整体的。创造自己的独特世界,不以其小为丑,不以其小为憾,而是深深扎根浸润其中,不断开掘它的丰富底蕴与深厚内涵,充分展现自己的民族性、地域性乃至个性,同样也能够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与时代,达到文学艺术创作的光辉顶点,这也是哈代的这一独特艺术结构给人们的又一个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 [2] John Rabbetts. From Hardy to Faulkner[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 [3] W.J. Dawson. The Makers of English Fiction[M].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1.
- [4]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蒋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5] F.E.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Vol II [M]. USA: Macmillan, 1933

责任编辑:曲晓红

On the Formation of Hardy's Artistic World

Ren Liang-yao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a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By inquiring into Hardy's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rming and creating process of his artistic world, points out that "the way of keeping the same background" is the most basal text structure of his series novels, explains the role the text structure plays in representing the objective world.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also believes that by using this creative text structure Hardy makes a perfect unity of artistic form and content of his novels. This can certainly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us.

Key words: artistic world; formation; structure; function; enlightenment

论哈代艺术世界的构成

作者: [任良耀, Ren Liang-yao](#)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 外语系,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条)

1. 韦勒克·沃伦, [刘象愚 文学理论](#) 1984
2. [John Rabbetts From Hardy to Faulkner](#) 1989
3. [W J Dawson The Makers of English Fiction](#) 1971
4. [卢那察尔斯基, 蒋路 论文学](#) 1978
5. [F E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Vol II](#) 1933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艾丹·维尔, 杨冰莹 定位艺术世界:伦敦与YBA运动的形成 -东方艺术](#)2010(7)
2. 学位论文 [王保国 曹植的神仙艺术世界研究——论曹植的神仙方术观与神仙题材的文学创作](#) 2005
 本文论述了曹植的神仙方术观与神仙题材的文学创作,全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对曹植的神仙方术观进行动态的分期研究,以公元216年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前期表现为从文化层面上对神仙方术思想的隐性认可;后期的曹植对神仙方术文化转为显性的归依。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曹植对神仙方术不是简单的反对,综合两个时期看,曹植对神仙方术采取了基本认同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认同。
 第二部分论析了影响曹植神仙方术观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传统文化渊源;汉魏时代的特殊状况与曹植的家庭背景;曹植的个性心理等。认为这三个主要因素共同促成了曹植的神仙方术观。
 第三部分中,集中论述了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认为前期的曹植在对文学问题的认识上,同建安时人同多异少,主要体现在对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认同,这时期的作品中客观存在着神仙方术观的影响。后期的曹植,因神仙方术观的形成,深刻影响到了其文学观,开始从重视现实走向对理想浪漫的神仙艺术世界的表现,文学观走向了丰富与成熟。
 第四部分论述了这种文学观影响下的神仙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们呈现出了想象力极大丰富、创作风格多元化以及意象选取上的新特色。文章认为文学史研究应重视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对曹植的研究也应重视神仙方术思想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存在的影响,从而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评价曹植。
3. 期刊论文 [任良耀 精心建构的艺术世界——哈代、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文本结构初探 -外国文学](#)2002(3)
 本文通过对哈代、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创作实践的比较,在澄清何为独特的艺术世界的基础上,力图说明他们3位大师都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特艺术世界,进而初步探索了他们创造的历程,比较了3个艺术世界在文本结构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保留相同背景法”的系列小说模式是他们最基本的文本结构,同时还着重阐明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本文的结论是:一个作家要想创造出自己的世界,就得对自己的全部作品有个结构上的整体规划。
4. 学位论文 [周晓林 贾平凹小说文化论](#) 1998
 本文从贾平凹小说的文化景观入手,通过对作品的具体观照,全面分析了贾平凹小说的价值,力求对贾平凹这位当代小说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文章叙述了形成贾平凹文化个性的自然环境和性格特征;评析贾平凹了小说对生命本体的探索;探讨了贾平凹83年有意识地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商州艺术世界”的历程;解析了“商州艺术世界”独特的创作个性。文章同时勾勒了贾平凹商州艺术世界建立之前的小说和之后以城市为载体的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简貌。
5. 学位论文 [季桂起 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论“五四”小说“心理化”的精神艺术世界](#) 2006
 本文主要以小说形态学为研究理论构架,结合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创作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五四”小说的“心理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对“心理化”现象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五四”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所体现出的深层次的现代化特性,解释中国小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总体的创作模式转型的历史原因,揭示在这其中隐藏的引起文学变动的某些内在因素,从而为从更深层次上研究“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内容与意义提供具体的依据及视角。
 全文主体由以下部分组成:一、“五四”小说“心理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精神成因,这主要为第一章的内容;二、构成“五四”小说“心理化”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精神现象及其所形成的主要文学主题和文学情调,包括“青春型”年龄精神现象和生命“觉醒”主题、“自审型”历史文化精神现象和文化“自审”主题、“沉沦型”人生精神现象和人生“沉沦”主题、“悲剧型”审美精神现象和“痛苦”、“感伤”情调,这主要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三、构成“五四”小说精神艺术世界的主要艺术素质及其创作方式,包括以“体验”为主体的生活感知方式、具有激情浪漫特点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批判色彩的浪漫主义相混合的创作方法、倾诉性的文体方式、个人化的言说方式、心态化的叙事方式,这主要为第六章、第七章的内容。
 本文论的研究视角与以往课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同:首先,本文注重从中国小说创作模式总体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小说的现代性特质,强调这一转型既包含了小说“写什么”的变化,也包含了小说“怎样写”的变化,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五四”小说与以往中国小说不同的现代性特质。“写什么”并非像以往研究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现代意识”来“反映与描写生活”,“怎样写”也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小说艺术方法和手段来从事小说创作,两者的结合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一个总体性变化,这就是小说对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表现的重视和小说内向化的艺术倾向的发展。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的人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的人的思想、感情、意绪和心理,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其次,本文把“五四”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再像以往研究那样根据创作方法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如“为人生”或“为艺术”、人生写实或浪漫抒情等),分别看待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而是力图从总体上考察与研究“五四”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提炼与分析“五四”小说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现象及其对这些精神现象的艺术呈现方式、美学风格。对这些精神现象,除了阐述它们生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外,还试图发掘它们所包含的那些深层的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某些内涵。这样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更能够从宏观的历史演变的角度发掘“五四”小说所具有的文学转型的意义和价值,有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与史学研究。从以上研究思路来看,本文论对于以往对象研究的突破可能在于以下三点:一、把对“五四”小说总体性质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视域,从宏观上

为“五四”小说的研究建构一个更接近历史事实的研究框架；二、通过对“五四”小说重要精神现象的解析，可能为“五四”小说的解读建构一种深层结构，进而推动对“五四”小说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三、对一些传统的学术观点提出新的见解，如关于“五四”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传统”问题，关于“五四”文学“人的发现”的特殊性问题，关于“五四”小说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品格问题等，这些见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对“五四”文学的史学研究。

6. 期刊论文 殷曼樟 **“天才”艺术家的形成及其“去魅”——有关艺术家概念的体制性解读 - 艺术百家2004(6)**

一直以来，“艺术家”一词都与天赋、独创性等性质联系在一起，但通过对“艺术家”概念的历史性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家”概念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体制其实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有关艺术家“天才”的说法只是一则神话。

7. 学位论文 李琳琳 **从生活世界到艺术世界——聂西村泥彩塑研究 2009**

山东高密聂西村制作生产泥彩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该村以家庭为生产部门，依据农事生产劳作和农时忙闲、销售旺季，形成了具有应时性、季节性、村落式的泥彩塑生产集散地。村内泥彩塑制作与民俗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泥彩塑的创作活动，甚至整个泥彩塑制作、传承、使用、销售过程都很好的与当地日常生活相融合，体现出泥彩塑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

本文从聂西村泥彩塑的文化生境、泥彩塑制作技艺及传承、泥彩塑的艺术世界、聂西村人的生活世界以及聂西村人的生活与泥彩塑艺术的变迁等五个方面，以从生活世界到艺术世界为脉络对聂西村泥彩塑进行调查研究，试图得出该村泥彩塑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聂西村拥有玩具、神像、摆设赏玩等三类泥彩塑作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泥彩塑艺术世界。同时，泥彩塑的制作销售又与聂西村人的农耕时令、日常交往和信仰等息息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方式、精神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形态往往呈现相应的改变，在此情境下，聂西村人的生活世界和泥彩塑艺术世界也不断变迁。一方面，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小家庭取代大家庭；乡村社会成员结构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村落生活情境发生变迁，由泥塑村转变为民间艺术村，外出务工逐渐取代农和制作销售泥彩塑成为村内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生活世界变迁的影响下，村内泥彩塑艺术世界也发生了改变。泥彩塑产品的功能由玩具转向艺术品，泥彩塑在品种、规格、造型、制作及相应程序等方面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在上述论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聂西村泥彩塑的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一方面，聂西村泥彩塑艺术世界反映着聂西村人的生活世界，主要体现在：第一，泥彩塑作品题材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信仰和追求。第二，泥彩塑反映着民众在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和认知。另一方面，生活世界决定和影响着聂西村泥彩塑世界。第一，生活世界中的功能决定和影响着泥彩塑的制作及形象。第二，生活世界中聂西村人的性格特征决定和影响着当地泥彩塑的艺术特色。第三，生活世界中民众的日常交往影响着泥彩塑的制作和形象。第四，生活世界中的现代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和改变着泥彩塑艺术世界。第五，生活世界的变迁带动着泥彩塑行业的变迁。通过泥彩塑的制作销售，民众可以满足自身在生活世界中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现实生活世界又为泥彩塑世界的充实和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两者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发展。

8. 期刊论文 陈继军 **恣意纵横的东方气象——近观赵无极的艺术世界 - 台州师专学报2002, 24(1)**

赵无极是一位融合中西方艺术精华的当代抽象主义绘画大家。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源自于他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领悟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赵无极的艺术历程给我们剖析了东西方文化结构在相悖的情景下而得以戏剧性结合的秘密。他的成就为当代志在探索中西结合绘画道路的中国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借鉴的可能。

9. 学位论文 孙淑芳 **在民间文化基础上构建的艺术世界——赵树理小说的特点与中学语文课本的改革 2006**

赵树理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遗漏的重要现象”，他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转型。赵树理的创作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and 创造中国文学民族化审美特征的巨大热情。赵树理的小说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就是在当今社会中也仍然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它们与众不同的风格及特色使其中学语文课本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赵树理的小说在新世纪中学语文课本中被删固然令人遗憾，但是如今，昔日的文学大师遭贬绝非个别现象。20世纪40、50年代的一大批经典文本从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撤出，这使“赵树理现象”不能不引人深思。 本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进而论述了赵树理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及在当今社会中的巨大现实意义。

旨在说明赵树理的小说在中学语文课本中仍具有存在的必要与学习的价值。本文认为：语文是一种文化的构成，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语文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文化的传递。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几乎是纯文学性的美文，缺少真正的民间透视。而特殊的生长环境，使赵树理周身每个细胞都含着十足原态的民间文化因子。他与生俱来和自觉选择的民间立场，不仅使他的小说和盘托出了一个现实的民间，快捷地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农村革命和民族战争，同时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使其作品毫无障碍地走向了民间，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诚然，赵树理独有的民间视野，在今天看来是缺乏文化的开放意识与世界意识的，但是，全球化既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只有同质化而没有异质化，缺少本土化、民族化的创作，世界就会变得单一乏味，就会失去活力与动力。赵树理作为成功汲取原生态民间文化营养的典范代表，其具有使命意识及其民族化审美理想与审美形式的小说，应当受到中学语文课本的重新关注。当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既要像赵树理那样坚守民族审美理想，同时又要摒弃赵树理不愿接纳外来文化影响的封闭态度，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全面开放的文化心理。

10. 学位论文 耿波 **自由之远与艺术世界的价值根源——徐复观艺术思想的扩展研究 2005**

在西方，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尼采，在价值根源问题的解决上皆有欠缺。徐复观因其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孟、宋明理学之“心学”传统的继承，而将“心性”把握为价值根源。“心性”即人由不断的实践工夫向“内”“回转”，而在自身现实生命中显发出自律、超验的“不容自己”的精神境界。在徐复观那里，心性分为儒学意义上的以“道德”为内涵的“心性”和老庄意义上的以“虚无”为内涵的心性。徐复观的“心性”虽然向价值根源迈进一步，但仍不是真正的价值根源，因为徐复观的“心性”之超验是一种“内在超越”。“内在超越”的本质即是超越境界视为“预设”，而“预设”乃是个体私人意欲“对象化”的投射。这种个体私人意欲的内涵，在徐复观的“心性”语境中是一种个体政治意欲。凋零的政治残化为政治意欲渗透在徐复观的“心性”中，导致了“心性”在最细微处的“对象化”，失去了价值根源的深刻性。

为了寻求真正的价值根源，我们从徐复观的“心性”前进一步：与徐复观从“工夫”中向“内”“回转”相反，我们将“工夫”体验为“敬畏”，在工夫之“敬畏”中循“畏”去“远”，在去“远”的广大境界中显发出人克胜私欲之人之“无”；境界的“远”大与人之“无”在根本上保证了人的“置身其中”性，真正的价值根源由此显现。工夫(敬畏)一去“远”一人之“无”一人的“置身其中”，这是一个“远”而复“返”的过程。在中国乐文化中，乐是声息相通的“自由”交流，但“自由”的本质不是其本身，而是对承载此“自由”的“远”广大境界的开辟。因此，乐的本质即是以声息相通的“自由”性去“远”而“返”，对于价值根源作出指引与守护。在声息相通之自由交流中的“远”而复“返”，我们称之为“自由之远”。

通过“乐”来指认“艺术”的本质，我们认为：艺术即是在声息相通的自由之远中对于价值根源的指引与守护。在“中国艺术精神”的探讨中，徐复观认为艺术境界之所以能从“虚无”心性中涌现，是因为在“虚无”心性中显发出主客之间非因果非前后的根源性关系。然而问题在于，在此“无己”的“虚无”心性中，主体性凸显的“想象”却是核心的生发机制，这表明其“虚无”心性并非价值根源。前进一步。遵循海德格尔的指引，我们将主体凸显的“想象”向自由交流的“双向建构”中“回置”。在双向建构中显发双重涌动：自由交流对于境界的“开辟”和人在双向构建之“克己”。“开辟—克己”使人“置身其中”，价值根源呈现。在双向建构之“开辟—克己”的意义上，中国传统山水画对于价值根源的指引有所局限，而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则意蕴丰厚。双向建构之“开辟—克己”即是声息相通的自由之远。

在对《文心雕龙》“文体”观念的探讨中，徐复观认为“文体出于情性”，而“情性”又是“心性”的向外构造，因此，“文体”出于“心性”，并以“气”为沟通“文体”与“情性(心性)”的桥梁。然而问题在于，因为徐复观“心性”本身的对象性，所以其“情性”与“气”皆是一种个体意欲的独自，因此其“文体”也必然是一种独自的话语形式。前进一步。个体意欲只有在双向建构的自由之远中才能剥离“独自”性，成为“非独自”意义上的复调个体，复调个体的艺术呈现形成复调文体。复调文体指向价值根源的开启。

本文结论：唯有在呼唤“他者”，开启“远”境的声息相通之自由之远中，人置身其中的价值根源才能得以涌现。艺术的真谛即在于此声息相通的自由之远中对于价值根源的指引与守护。

